

流 · 星 · 雨 · 书 · 系

主 编：甲乙

副主编：晓白、伊丁

# 裸足的

# 黄昏

于 君 著

很久以前，知道一个美丽的传说：

世上有一种鸟，总是从烈火焚身里再生，在生死的永恒交替里，

对着茫茫天地自由地唱一支动人的歌……人们叫她长生鸟。

地下森林，该是栖居长生鸟的地方吧。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\* T114050 \*

于君著

裸

足

的

黄

昏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足的黄昏/于君著.-北京:  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1999.2

ISBN 7-80112-155-4

I. 裸…

II. 于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9168 号

责任编辑 闫秀荣

封面设计 海洋 张立华
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电 话 (010)65523213 (010)65523819

社 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

邮 编 100020

印 刷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数 5001—8000

印 张 9

字 数 163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112-155-4/G. 118

定 价 14.20 元

注: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# 目 录

## 之一

飘泊的水手	(1)
烟雾里的一页	(5)
还愿	(17)
长生鸟	(22)
观荷	(26)
普通的一种心情	(29)
边缘	(35)
尼采的镜子	(39)
炉光	(43)
感动的橡皮	(46)
车窗里的散文一瞥	(49)
光环之外	(52)

## 之二

命运唢哨着落下来	(60)
错误	(71)
信	(75)
学龄前轶事(外一则)	(77)
父亲的人生	(88)
追逐	(95)

多磨记·····	(103)
穿迷彩服的“上帝”·····	(108)
狗市上的人文景观·····	(111)
一隅·····	(116)
半杯乐观主义·····	(119)
无风穿过那个大杂院·····	(126)

### 之三

地狱花·····	(143)
列岛广角·····	(151)
西历,1991·····	(179)
教授的时间表·····	(200)
男人的剧场·····	(204)
平成“萨拉利莽”的黑白片·····	(224)
扣分主义·····	(231)
葬仪·····	(233)
大和钉子·····	(236)
日式丈夫·····	(239)
最后的小站·····	(241)
九州片断·····	(248)
斑驳的德富芦花·····	(256)
人住进房子里,乃是地面上的悲哀景象·····	(261)
后记·····	(272)

# 漂泊的水手

大约七八年前，台湾的歌手苏芮到大陆来录像，当时正在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同事走过去对她说，我们筒子楼里的几个女同胞经常听你，并把你当成知己。

听起来，这是个有点“追星族”嫌疑的细节。但对于当时学校里的那栋筒子楼和自己却是很真实的，因为苏芮表达了属于女人的那种轻易擦不去的感受，还有像伤口一样永久张开着的愿望。

我想女人可能更容易接受这样一个

说法。从前，上苍在浑沌中造人的时候，先造出了一个完整生命，然后从中间分割成男女两半，让他和她从此在茫茫人海里彼此盼望找寻。

许多女人的悲伤便是盼望和找寻的悲伤么。

有时候真是为女人的天性感到奇怪。如果她成为母亲，为了怀里那个连一声“妈妈”也没有回报过的婴儿，可以面不改色迎向枪口。要是某一天她听到了那声召唤，望见照亮了她生命的另一半，她就会不顾一切、没有任何阻挡地朝前走去，无论是失掉前程或者陷进地狱。被爱情击中的女人通常更为痴心，痴到没有界限，就像苏芮倾诉过的那样“只要你说出口，我统统都接受”——为什么统统都接受呢，世上有几个“另一半”担得动这种连点余地也不肯留的纯粹女人化的付出呢？

于是，爱情很快就化作了苏芮独自站在荒原上的悲歌，那些歌像一面周遭结着冰花的镜子，照出女人心里的千山万水。

禅说这是执著。波伏瓦曾经把这种“精疲力尽的女人”，判作“自己选择的愚蠢生活方式的牺牲品”。安静老到的禅和激烈的波伏瓦用同一种目光怜悯地望着她们。

的确，当我们能够像冬季一样沉静下来的时候，也许会发现，渴望和寻找的女人真的绕进了一个眼泪的怪圈，那就是被杜拉斯当成了创作源泉的、对爱情反反复复的绝望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恋情悲伤也几乎成了女性散文的代名词和一道小巧的艺术风景线。

拜伦的这句话，“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，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”，究竟是一种感叹还是一个定论？为什么女人不能走出重重缠绕，在遮挡了眼睛的碎头发上别一只卡子，迈着也许还不够习惯的步子慢慢走向开阔的天地呢。

感伤的爱情诗集《黄昏》，曾经给青春的阿赫玛托娃带来了满天的声誉，但是，比起她后来的既调侃又严苛的自我评语来，却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因为世纪在她的身旁踱步，对于俄罗斯和人类苦难的悲悯，升华了这位伟大女诗人的坎坷与不幸，使她厚重，使她的笔端流淌出庄严壮丽的诗篇。当一个女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即便她什么文字也不写，我想她也是一位诗人了。

天和地既然也是女人的，何必苦苦厮守一种山水呢，女人也许不比男人更强大，但肯定不比男人更弱小。

就在最近，从西方科学界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，在下个世纪的马拉松比赛上，女人有可能先于男人冲过终点。因为女人闯进这个赛场不久，极限还在远处，当她们像男人一样不甘示弱、凭借了特有的耐力奔跑时，极有可能把她的“另一半”落到后头。

我想，这个考证也许说明不了太多的什么，就像驰骋在社会疆场上的男人往往更多些，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生育那样。不过，这对女人仍然不失为一种提醒。就是说，女人并不像自己或别人想象得那么柔弱，有些弱其实源于自视柔弱，就像听信了某个误诊后会真的患上那些病状，就像长久不愈的爱情痛苦往往是因为心底里不愿意自拔。



但是，尽管如此，尽管爱情远不是女人世界的唯一，也不要轻薄苏芮。当我们所处的世界，被新钞票纹路一般清楚无误的欲望和头脑统治着、瓜分着的时候，苏芮的歌声，毕竟在荒漠上给出了一缕清风，一小片绿色。要是连爱的感受都得交给流通、休闲或者野心，那么，我们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没有救了。

神话中的荷兰水手，据说为了找寻那一个字——“爱”——而浪迹天涯一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的来临。这是个多么好的暗示呵，找寻一个字眼而不是有形的另一半。也许爱情和我们的命运一样，也是一种敞着巨大缺口的永恒的飘泊。

# 烟雾里的一页

这个冬季,我刚好走进母亲因病逝而定格的那个年龄。不同的一点是,虽然我已成家多年,但至今仍没有子女。

几年前,读到川端康成这样一段几乎心硬的话时——与其养育自己的孩子,不如去抚养他人的子女;与其抚养他人的子女,不如身边有一只狗相伴——竟恍惚良久。

川端身后尾随着他的爱犬和诺贝尔的荣誉,可他还是没有能够放弃那样一种结束方式。较之于死这个生命的敌

人,大约他是更疲惫也更寂寞于生。有一回,在东京的某个川端展览会的门厅里,一眼望见他那张放大的照片上的目光,我就隐隐约约觉出,当时的川端一定在同死神最后一回对弈,并且想起了他那个“我一生中堆满了死亡的影子”的说法。想来,川端文字里那种不可模仿的美丽虚无感,大约也是源于他那被死亡悄悄抽去了根须的飘然的命运。

十四年前,明白自己有了依恋的那个冬天里,就对他讲,由于不久前经历的父亲的死,我这个人开始变得不对头了,心里那根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线,好像一下子断了,我已经不想考虑今后做母亲的事。

本来准备着一个人走回去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留住了我。

过去这么些年,身为人妻,心里不能不感到歉疚。可又能如何呢?有过一个黄昏,在街头望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小身影发愣,丝毫没有觉察身后的陌生骑车人的斥喝。

后来觉出,有一点还是被我弄错了。其实,这样一个糟糕的念头应当追溯得更早一些,它似乎破土而出在母亲故去不久的某个日子。

母亲下葬前的那个晚上,凌乱不堪的家里活动着姨母一家人。

一张三屉桌上摆着从医院拎回来的暖瓶、饭盒、脸盆等什物,它们无须跟随母亲了。这使我的心既空洞又迷惘,从此不必

去医院了，也不再有什么病情恶化的消息揪心了，那么接下来我该去哪儿，又该做些什么呢？

屋子里每人的臂上都缠了黑的袖纱。父亲侧卧在堆满杂物的床上，脸朝向墙壁。他刚刚又从晕厥中醒过来。

姨蹙了额头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翻动着手里的一叠子票据，核对着第二天下葬时的花费。棺木多少钱，基石多少钱，分别写有我与父亲“敬挽”和“胞妹全家敬挽”的花圈一共多少钱。将一个个开销项目念完了，她就大声地问父亲听清楚了没有。

父亲沉默得连答应一声也不肯了。这时候，姨便起身去打开靠墙的那只柳条箱，很快从里面摸出一个布包来。我认出那是母亲不久前从外面取回来的全部存款。那个夏天，小城里的呼啸声一天比一天炽热，山上的寺庙和山下的图书馆都给人砸了、封了，母亲说银行怕也保不住的。

姨往拇指肚上啐了一点唾沫，便专心地数点起那一叠钞票来。逐渐地，她的额头也随之放松，并从嘴角流出一些奇怪的笑容。数点过几个回合后，那些钱就转移到姨父手上。等姨父数过两个回合，姨便重新接过去，她掂动着那个布包，又喊了一遍父亲的名字，说，你看好了，余下的钱我可是揣回去了。

我有些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场面。

因为十一年里，母亲好像没有解释过钱的概念，而她做过的一些事情，也显出在这方面的混乱。比如，她反复算计、终于掏钱买下的一双鞋，可能没过几天就从女儿脚上扒下来送了人。

她舍不得用钱是由于过去的贫穷，她忽略钱，则是由于从别人身上望见了自己过去的贫穷。

因此，生在有那样一个母亲，同时既不富裕也不困窘的家庭里，我的童年几乎与金钱无涉。而对于钱的印象，可以说是从母亲下葬，从姨母一心一意数钱的怪异气氛里开始的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在我成人之后，对于金钱，对于自己的挣钱愿望，通常是既恐惧又反感的一个切肤原因。

夜深了，姨招呼起姨父和表姊妹，说这就回家，明天还得赶过来。然后，她指了指门外，示意我跟随她出去一下。

十一岁时我还长得瘦小，在黯淡的星光下，得仰视着姨母的面孔听她讲话。

姨问我打算怎么办。你爸——姨母的嗓音很大，可以穿透父亲朝着的那面墙壁——你爸也是说不准哪一天的人，人死如灯灭。你怎么办，谁来管你，知道么，丧了家的狗招人欺呢。

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，记忆中，她有一绺头发就像刺刀一样挑向天空，天边有颗星星就在她的刀尖上闪闪烁烁。

就这么定下来了，丧事一完，就搬你和你爸上我那儿去，跟你爸说一声儿。说完，姨就在夜色里匆匆追赶家人去了。

现在忆及当时的情形，也许因为我确实呆在那种不知轻重的年纪，而姨母的话题，像件罩在身上的成人衣裳显然又大了，总之，我觉得这个要抚养我的决定不合适。还觉得，要是有条狗非得自己满山遍野去跑，那也只能那样，就好像没有什么药物和

恳求能够阻止母亲离去。当时，我就拿定了自己一生中的头一个主意。

第二天，在母亲下葬后，这个主意使姨母勃然大怒。她的话一句比一句激烈，重重地砸在母亲的墓穴旁。也因为这个主意，我疏离了自己最为亲近的这门血缘亲戚。无论是在姨母患癌病前后，无论我跟父亲的生活多么不成样子，姨母始终不肯原谅我在十一岁上的那个无视了她的决定。

后来，曾经在街头有过几次相遇，我踌躇着很想招呼她，喊声姨，可她骑着自行车头一扬就过去了。

关于姨母，在我成年以后，也像很多人一样诧异过手足之间的诸多不同。如果说，母亲是那种如水的性情的话，姨则像是一块钢，她似乎是把自己炼成一团坚硬来对付生活。

那么，当初，姨还是那个一身棉军衣、一脸欢喜的文工团员的时候，该是怎样一番人生呢？

在姨的新婚之夜，那位又威严又和蔼，让女文工团员们背后叽叽喳喳的团长，她的丈夫，靠在枕上严肃地告诉姨——山区老家，还有他的一个老婆一堆孩子。所以，姨父的津贴并不属于姨一个人。

我无从描述姨母如何度过了她的大喜日子。反正，据说婚后的姨便开始了另外一种性情，先是不肯说话，而后又格外能说。即便在她病愈以后，仍会没有前因后果地突然就冒出一些

莫名其妙的话来，比如，人 and 人不外相欺相食。

姨母，似乎是在做新娘的那一夜迅速地淬火成型的。

可是当年，我一个浑浑噩噩的十一岁女孩，哪里懂这些呢？

望着夜色里远去的姨母一家，门外无底的寂静里，我对眼前的事情理不出一点头绪。确切地说，懵懵懂懂的心里，原本就存不下几根头绪。

回到屋子里，见父亲蜷在床上，正摇着头，哽咽着。他说姨是在打这个破败的主意，她是看上了自己亲生姐姐的这份家产。说着，父亲支起身子，从抽屉里摸索出一根皱巴巴的烟卷来。

父亲不会抽烟，他夹着烟卷的手势看上去紧张僵硬。烟，还是很早以前母亲买来待人用的，自从父亲不再上机关办公，那盒烟好像就没打开过。

从那个深夜开始，在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十年里——其实，相依为命是个不太恰当的说法，显得感伤，也把事情单纯化了——每当父亲遇到难于承担的心事，便会有烟卷僵硬地夹在他的指间，屋子里顿时就会充满紧张不堪的烟雾。那些烟雾，配合了摔碎碗盘的声响，时常缭绕着我对往事的追忆。

那个彻夜，又像一部性急的情节戏，幕布刚一撩开，所有的线头就一古脑抛出来了。

团团烟雾里，母亲一直小心翼翼包藏着的家事，被父亲和盘托出。随着母亲的猝失，原本一个简单的三口之家，急切地暴露出它的复杂与脆弱。

父亲斜靠在被子上，直盯着前面黑乎乎的墙壁，说，其实，你母亲，也是再婚。接着，屋子里响起很久的沉默。

我很感意外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涉及母亲的身世，况且是在她的身体刚刚冷却，死亡还没有走进坟墓和成为现实的时候。但我也听出了父亲那句话里“其实”和“也是”的意思。因为我含糊糊地知道，父亲是再婚。

在小时候住的那个机关大院里，不少父亲都有过一个缠足的乡下妻子。我父亲和他们一样，曾经舍下当时的妻小和老母，跟上一支队伍去扛枪，一去多少年，身上还留下伤疤。等把枪扛进城以后，他坐到了一张不大的办公桌前。这时候，妻子从遥远的乡下风尘仆仆找上门来，一边衣襟上牵着久别的女儿，另一边衣襟上，则有一个他压根儿不知怎么回事的儿子。由于这个儿子，父亲留下了女儿，却把哭哭啼啼的妻子送回乡下了。

父亲的这段往事，是听一位很爱讲话的远房亲戚描述的。记得我复述给母亲时，她曾显出慌乱，像藏一件明知藏不住的东西那样东挪西放变化着解释。当然，现在我是明白了她的一番苦心，母亲想把我保护在她努力辟出来的一间暖房里，让我平平安安单单纯纯长大，并能够捡拾起她早谢的愿望，在自己枝头结成果实。



然而,苦心的母亲却也藏不住一个显而易见的家庭事实,那就是,家里有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大姐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大姐好像每隔一个月才回一次家。在家里也不大称呼爸妈,有时候代之以“哎”。大姐进门的时候,父亲往往只是简单地问她一两句什么,之后便闷到一旁去看报纸。母亲则殷勤地忙个不停,不是给大姐试衣裳,就是咳喘着在厨房里煎炒。送大姐走时,还必把一个纸袋塞到她手上,我暗暗觉得,大姐好像是冲着那个纸袋才回家的。因为大姐不怎么跟我说话,母亲便时常打发我出去,关于大姐的记忆,也就差不多只限于这些。

那时候,一支叫做“小白菜”的歌谣唱遍了小城的每一个角落。人们有滋有味地唱着,若是小孩子犯了过失,大人便这样唬他,气死了亲妈,后妈跟着就进门啦,接着就会有“小白菜,地里黄,三岁上没了娘”响起。后母这个说法,有点像善恶忠奸都画定了的京剧脸谱,一套上它,人就有点说不清了。当年的母亲,想来就是一边听着“小白菜”,一边小心翼翼望着大姐的脸色的。

那位远房亲戚还说过,大姐在学会写信的时候,就写了一封信给父母,埋怨父亲扔掉她的生母,还说母亲假慈悲,要是真有一副好心肠,就该从这个家里让出去。不过,母亲矢口否认有过这回事。

这便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的再婚。关于一无所知的母亲,父亲在满屋子的烟雾里并不仔细展开,他只说,你母亲嫁过人,那